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賈寶玉解襯衣慰婢 孫紹祖拔佩刀殺人

話說柳湘蓮、賈寶玉到了芙蓉城中，為芙蓉城主，每日與警幻仙姑、妙玉、迎春、黛玉等眾人或是談道，或是談心，或是作詩下棋，或是看花飲酒，或是煮茗焚香，或是看書舞劍，真是無拘無束自在逍遙的了。一日，寶玉到絳珠宮來，適值黛玉、香菱都到警幻宮中與妙玉閒話去了，金釧兒跟了去了，只有晴雯在家。寶玉走到裡面坐下，晴雯倒上茶來道：「林姑娘和香菱姑娘都到警幻宮裡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去了多大會兒了？」晴雯道：「去了好一會兒了，只怕也該回來了呢。二爺，請坐會子罷。」寶玉道：

「我也沒什麼事，在家裡也是白坐著沒趣兒，不如到這兒來坐坐的。」

晴雯道：「二爺近來怎都不像從前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沒改什麼樣兒啊，怎麼都不像從前了呢？想是黑瘦了不成？」

晴雯道：「不是說你臉上不像頭裡，是說你說話兒、心裡不像心裡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就不像頭裡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頭裡二爺和林姑娘何等的親熱，時刻都不肯相離。那會子說林姑娘要家去了，二爺就嚇瘋了。後來林姑娘死了，二爺就出了家了。」

怎麼前兒二爺到了這裡來，見了林姑娘總這麼淡淡兒的，比著頭裡那麼親熱的樣兒，就很差多著了呢！林姑娘也不像頭裡，也是那麼淡淡兒的了。這是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也沒什麼說的。自從頭裡到了今兒，這個『情』字原還沒有一點兒更改的。我們那從前都不知道這裡頭的道理，只想著我們姊妹們長在一塊兒，要這些姊妹們眼看著我死了，還化成了灰，再化了煙給風一吹就散了才好，總為的是怕見那生離死別的緣故。」

哪裡知道世人癡愚，誰能得夠這麼樣麼？怕見生離死別，偏偏兒的生離死別就不一而足，因此上才因痛而悔，因悔而悟。這會子做了芙蓉城主，原是想不到的。到了這裡，不但是林姑娘一個人，就連大姐姐、二姐姐、鳳姐姐、鴛鴦姐姐和你們大家都在一塊兒，並且是天長地久，永沒有生離死別的時候了。從前怕的是生離死別，偏偏兒的免不得的是生離死別；這會子經歷了一番過來，不怕那生離死別了，倒又永沒了生離死別了。」

細想起來，可不是淡淡兒的倒好，又何必盡著癡迷呢？況且，這個『情』是總在的，又誰還不知道呢？總之情多情濃倒反無益，還不如情淡情長的好。」晴雯道：「既是這會子勝似頭裡，這情義就該比頭裡還重些才是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情雖淡，卻比頭裡的情原還重呢！我說了這些話，你總還不懂。你且過來，我給你看就是了。」

晴雯走了過來，寶玉拉他坐在手下，便在自己身上解開荷包，教他去看。晴雯看時，只見裡面還裝著他從前咬下的兩根指甲在內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滴下淚來。寶玉道：「你又何必這麼樣呢！」因又掀起身上衣服來，給他看時，只見貼裡還穿著是晴雯當日脫下來貼身的舊紅綾小襖兒呢！晴雯擦著眼淚道：

「這是多謝二爺，原不忘我的，情義是天高地厚的了。只是教我怎麼補報二爺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這也就是可見那情多情濃不如情淡情長的好了麼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黛玉、香菱、金釧都回來了，大家相見坐下。

黛玉道：「你們兩個又說什麼梯已話兒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來了沒多大會兒，他說你們去了好半天了，也該回來了。我就在這裡等你們的，因白坐著就說些沒要緊的閒話兒。你們到警幻宮中是做什麼去的呢？」香菱道：「我們到那裡去，是和妙師父談詩去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啊！我們在這裡橫豎沒什麼事，很該起個詩社才好呢。」黛玉道：「要起詩社，就是人太少了些。明兒等四妹妹來了，那就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原本就不大作詩，他近來是全然不講此道了。我們這裡現在有幾個人？且數數看。」香菱道：「前兒做絳珠仙草的詩，是連元妃娘娘、警幻仙姑只得五個人呢！那天子二姐姐他又沒做，越發覺得人少了。」寶玉忙道：「我沒見過這詩，你這裡有底子麼？」黛玉便取出五人的詩草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，看了一遍道：「警幻仙姑的詩，我還沒看見過呢！這詩首首都好，題目又新，少不得明兒我先要補和一首，然後再講起社的話。」

香菱道：「明兒起社還要算二姐姐一個人，那不就有了七個人，也不算過少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就是這麼說，我明兒先補和了仙草詩來請教罷。」話分兩頭，暫將芙蓉城事按下不題。

再說那孫紹祖自從迎春死後，並沒續弦。只因人家聽見他娶了榮府的姑娘尚然糟蹋死了，誰肯把女兒給他續弦？因此終日在外閒遊浪蕩，便常在錦香院裡往來，與雲兒宿歇。那錦香院自多姑娘去後，又來了個吳姑娘。這吳姑娘原來就是晴雯姑表之嫂吳貴兒媳婦，其淫浪更在多姑娘之上。那孫紹祖見了十分合意，便常來合他住夜。不期那長安府的舅子李衙內因妻醜陋，也長來錦香院裡，與雲兒十分相好。後來見了吳姑娘，更加喜悅，要便在院裡一住十天半月。孫紹祖又沒有李衙內花的錢多，故此常時到了錦香院總值李衙內在內，便不許吳家的過來。

這日，孫紹祖又來到了錦香院裡，人回李衙內在內。孫紹祖道：「我來了幾回，總沒見吳姑娘，你叫他過來，我和他說句話兒。」這裡人便過去對吳家的說了，那李衙內聽見，便問：

「是誰？」吳家的道：「是孫紹祖大爺，來了幾回了，我過去說句話兒就來。」李衙內道：「你理他，是什麼東西呢？我不許你過去。」便一把把吳家的拖下了。

這孫紹祖等了半日，不見吳家的過來，氣忿不過，又聽得那邊豁拳喝酒之聲不絕，便一頭闖將過去看時，只見吳家的與李衙內兩個正在那裡豁拳喝酒呢。孫紹祖便向著吳家的道：「我叫你過去說話，你為什麼都不過去呢？」那吳家的便忙站起身來，李衙內便一把拉住吳家的坐下，道：「他是什麼東西，好大膽，到這兒來混鬧嗎？趁早給我滾開罷！」孫紹祖大怒道：

「瞎了眼的忘八蛋！我糙你家祖宗。」李衙內也大怒道：「好大膽的王八崽子！我們的人呢，快拴了這野黃子，帶到衙門裡去問他。」孫紹祖道：「瞎了眼的忘八蛋，你嚇唬誰？」因上前便一把拖了吳家的起來。

李衙內見了，便順手拿起席上酒壺，照孫紹祖劈頭打來，道：「我打你這王八崽子。」孫紹祖忙把頭一閃，卻打在右邊肩頭上，那酒淋了一身，前面衣袖都濕了。孫紹祖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面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忘八蛋，了不得了。」

「一面在身上拔出解手刀子，上前一步，照李衙內劈面紮來，道：「我就捅了你這王八崽子了。」李衙內已經醉了，剛站起身子，見孫紹祖刀來，把頭一側，一刀正紮在左邊太陽穴上。」

李衙內「哎喲」了一聲，便跌在椅上，鮮血迸流。孫紹祖再復一刀，正紮中李衙內胸膛，早血流不止，登時死了。李衙內有跟隨的三個家人，上來見李衙內已死了，便齊奔孫紹祖來。有一個手腳利便些的，便一腳先踢掉了孫紹祖手中刀子。三個人上前，便揪住了孫紹祖，拿繩子來捆他。孫紹祖道：「這忘八蛋，他詐死呢！便是死了，也沒什麼要緊。咱們不怕，誰還走了不成！」

那三個家人，不由分說，便拿繩子把他手腳都捆了。錦香院裡，已先有人到長安府裡去報信去了。不一時，長安府裡下來了三四個人，寫了呈子，拖了孫紹祖一起到都察院來喊冤。

大周姑爺這日尚未下衙門，聽見是孫紹祖的事，即時升堂。

先帶原稟上來，這李衙內的家人便上來磕頭，道：「小的叫李正，這死了的是小的的主人叫李衙內。今日在錦香院娼家喝酒，突有孫紹祖奸妒闖入，辱罵小的的主人，小的的主人也罵了他，他就逞凶拔出身上刀子來，把小的的主人戮死了。小的們把孫紹祖登時捆了，奪去刀子，現在大人案下，求伸冤作主。」周姑爺便叫帶孫紹祖上來。這孫紹祖知道都察院裡有探春的姑爺，原是兩連襟呢，或者看情，可以避重就輕也不可。便上來跪下道：「這李衙內是長安府的舅子，他倚勢作威害民不淺。今日在娼家飲酒，官吏宿娼律有明條，職員因去拿他，要送官究治的，不期他拒捕，先拿酒壺打了職員，把衣服都污了可證。」

職員一時氣憤，就拿酒碗砸他，不期打中他太陽，就血流不止死了。」周姑爺把驚堂一拍，道：「你是什麼職員，職員都去混殺人的麼？先打他的嘴。」左右站班人役上來，先把孫紹祖拖過掌責二十。周姑爺道：「現有兇器，是刀子紮死的，怎麼說是酒碗砸死的呢？」孫紹祖碰頭道：「實是酒碗砸的，那刀子是他捆起小的來，在小的身上拔了去，圖賴小的的。」周姑爺「哼」了一聲，吩咐發交刑部監禁。即委刑部司員帶領仵作人等，前往檢驗明確，再行訊究。

賈蘭在刑部聽得此信，便同了一位主事帶領仵作人等，隨即到了錦香院來，將李衙內屍首檢驗明確。仵作喝報：「驗得左太陽穴有紫色刀傷，深一寸五分，皮破、骨傷、血出；胸膛有紫色刀傷，深一寸八分，皮破、骨斷、血出。」當即填寫屍格，稟覆都察院衙門。

賈蘭下了衙門，回到榮府，見了賈政、王夫人。賈政也下了衙門，才剛回來。賈蘭道：「今兒都察院三姑爹衙門裡，飭委刑部司員檢驗李衙內屍首，我聽見這兇手就是孫紹祖，在都察院衙門裡猶稱職員，三姑爹就喝住了他，先已掌責了二十了。」

我就忙同了一位主事帶領仵作前去驗明，已經稟報過了。這是明兒總定了抵償的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可知道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賈蘭道：「這李衙內在娼家喝酒，孫紹祖妒奸進去吵鬧。李衙內怒將酒壺攆打孫紹祖，孫紹祖便拔出身上解手刀子來，紮了李衙內太陽穴同胸膛兩處，重傷血流不止，登時死了的。」

賈政道：「孫紹祖這東西，平日也太凶橫了。此時還是在這凶橫上頭了結，可謂惡貫滿盈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憐迎丫頭，就白被他家糟蹋死了，這會子也算是現報了。」賈蘭道：「二姑媽此時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瞑目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明兒還在都察院打聽打聽，看是怎麼審擬了？」賈蘭答應下去，不題。

再說周姑爺下了衙門，回到家中，便把這事細細的告訴了探春一遍。探春道：「這總該定了是死罪了麼？」周姑爺道：

「他今兒還不認是刀傷，狡辯是酒碗砸的。這會子，刑部司員已驗明是刀傷確切。將來照故殺律，總是斬罪罷了。」探春道：

「可憐二姐姐，白被他凌辱死了。這會子，是他自投法網，也不是官報私仇，就是死罪還便益了他呢！」周姑爺道：「我明兒訊供的時候，自有法兒處治他。」探春道：「死罪不算，總要活著給他受受罪才好，也出出人的氣呢！」周姑爺點頭，夜深歸寢。

次日一早，上了衙門，等各官到齊了，便提了孫紹祖一起人犯當堂審訊。先叫上吳氏問道：「李衙內是怎麼死的，從實供來。」吳家的供道：「這李衙內昨兒在小的家喝酒，孫紹祖不忿，他來就要叫小的過去，李衙內又不肯叫小的過去，孫紹祖便氣忿，過來爭鬧，與李衙內兩下相罵，李衙內動氣便把酒壺攆打孫紹祖，孫紹祖急了便拔身上解手刀子，把李衙內戮了兩刀子，就戮死了的。小的不敢蒙蔽，求大人問孫紹祖，就是恩典了。」周姑爺便叫上孫紹祖來，問道：「你是怎麼用刀子殺死李衙內的呢？實供罷。」孫紹祖道：「小的實是拿酒碗砸傷李衙內的，那刀子是他家人們拔了小的的去，圖賴小的的。」

周姑爺道：「吳氏現供是你用刀子戮死了李衙內的。昨兒司員檢驗也是兩處刀傷，比對兇器符合。你還狡賴嗎？看大刑伺候。」兩旁答應了一聲，孫紹祖道：「實是酒碗砸的一傷，並沒兩處刀傷啊！」周姑爺把驚堂一拍，道：「夾了，問他招不招？」兩旁答應，把孫紹祖拖下，將靴襪扯去，把孤拐套上夾棍眼裡，用力一收，孫紹祖早已昏暈了過去。周姑爺問道：「到底是什麼傷？」孫紹祖甦醒過來，道：「是刀傷，是小的該死。」周姑爺叫鬆了刑，問道：「怎麼用刀子戮的呢？實說罷。」

孫紹祖道：「李衙內先拿酒壺攆打小的，淋了小的一身的酒，小的氣起來，就拔出身上刀子，先紮了李衙內太陽上一刀，又紮了胸膛一刀。是小的該死，求大人的恩典。」周姑爺「哼」

了一聲道：「不用大刑，還狡賴呢！」吩咐當堂畫了供招，仍發交刑部監禁。吳氏發交官媒收管，飭令李衙內家人李正將李衙內屍棺領埋去訖。

次日，便具了折奏，奏聞請旨。折奏上道：「都察院謹奏，奏為奏聞請旨事：據長安縣民李正呈稱，伊跟隨主人李衙內在錦香院妓女吳氏家飲酒，突有蔭襲指揮孫紹祖闖入，妒奸爭鬧，互相角口辱罵。紹祖逞凶，突拔身上解手刀子，將李衙內登時殺死。伊等當將紹祖捉住，奪去兇器，奔赴臣衙門求究等情。」

據此，當經飭委刑部司員帶領仵作前往檢驗去。後旋據刑部司員填寫屍格稟稱：『檢驗得李衙內屍身左太陽穴有紫色刀紮傷，深一寸五分，長一寸，皮破、骨傷、血出；胸膛有紫色刀紮傷，深一寸八分，長一寸，皮破、骨斷、血出，兩致命傷檢驗是實。』

『並取具仵作人等不致脫漏增減、扶同捏合甘結前來。隨經提同人證，當堂嚴訊。據李正供：『我是李衙內家人，我跟隨李衙內到錦香院妓女吳氏家飲酒，突有蔭襲指揮孫紹祖闖入，妒奸爭鬧，互相角口，以致辱罵。孫紹祖就逞凶拔出身上解手刀子來，在李衙內左太陽上先紮了一刀，復又在李衙內胸膛上紮了一刀，兩處血流不止，登時就死了的，可憐我們的家主就活活的被他殺害了。』據錦香院妓女吳氏供：『我是錦香院妓女。』

這死了的李衙內，這日到我們家喝酒，孫紹祖也到我們家來，叫我過去，李衙內不許，孫紹祖就氣忿起來，闖進去兩下爭鬧，互相辱罵起來。李衙內先拿酒壺攆打孫紹祖，孫紹祖急了，就拔出身上解手刀子來，先紮了李衙內左太陽上一刀，血流不止，跌在椅上，孫紹祖復又紮了李衙內胸膛上一刀，就登時死了。

我們一時救護不及，在旁都嚇死了。求問孫紹祖，就是恩典了。」

『據孫紹祖供：『我是蔭襲指揮。這李衙內倚恃是長安府的舅子，橫行宿娼，我是去拿他要送官究治的，不期李衙內拒捕，反將酒壺攆打，淋我一身的酒。我一時氣憤就用身上解手刀子先紮了他左太陽一刀，復又紮了他胸膛一刀，血流不止，就死了。是我一時該死，求恩典。』詰問孫紹祖：『你是妒奸爭鬧，因而殺死李衙內的，怎麼又供是李衙內拒捕因而殺死的嗎？』孫紹祖猶狡辯不服，因用大刑一次，始據供云：『實因妒奸爭鬧，以致殺死李衙內的，不敢蒙蔽。』各等供。據此，查律載故殺者斬監候，又律載如係在官人役加一等。今孫紹祖身任蔭襲指揮，因妒殺死李衙內，應准故殺律擬斬監候，又係在官人役加一等，應擬斬，秋後處決。吳氏私娼，以致釀成人命，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。餘人無乾，俱各省釋。相應將審擬緣由，恭折奏聞，伏乞皇上睿鑒訓示，謹奏。』

過了一日，批下折子。奉旨：「孫紹祖身任蔭襲指揮，罔知法紀，殊堪痛恨，著即立決，毋庸秋後。餘依議，欽此。」

周姑爺見折奏批回，即委刑部郎中賈蘭監斬。賈蘭便帶了人役到監中提出孫紹祖來，跣剝了衣服。賈蘭標了斬標，將孫紹祖綁赴法場之上，劊子手上前一刀，將孫紹祖的頭早砍下來了。

賈蘭監斬已畢，便到都察院衙門覆命。周姑爺便將吳氏也發落了，了結此案。

這吳氏原是晴雯姑舅哥哥吳貴兒媳婦。當初晴雯攆出，臥病在他家內之時，寶玉私自去看晴雯，卻被這貴兒媳婦拉在他房內，將兩腿夾住寶玉不放，後來聽見人來，寶玉才掙脫跑了的。及至晴雯死後，這貴兒媳婦就跟人逃走了。吳貴回來，怕人恥笑，不敢聲張，只說被妖怪從牆頭上過來吸了精去死了。

這貴兒媳婦自來妖淫蕩，久後遂至流落為娼。自從進了錦香院恰又遇著孫紹祖、李衙內。這一番人命在都察院發落了之後，就不許為娼。適值王仁妻死，知道這貴兒媳婦貌美，又不要花什麼大錢，就娶了家去續弦去了。要知下文如何，再看後回便見。

